

修行與生活 寂慧

修行與生活息息相關，修行即生活，生活即修行。從日復日的生活中，累積修行功德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水到渠成。

一般人有一種誤解，以為出家修行就是安安靜靜，遠離人群，養尊處優，無牽無掛，與世無爭。換句話說是不愁衣食，享受人生，不吃人間煙火。這誤解從歷史中惹來批評、埋怨，說不事生產，虛耗社會資源等。從因果上看，若真如此，也是累積的福報所致，各人因果，毋須妒忌計較。何況實情並非如此，當然，不事生產，躲懶度日的人亦有，但也許內裡忙於修行，內心掙扎也說不定，我們外人無從得知。然而，真正的修行生活一點也不容易，亦非一般人可以應付，這從佛陀及他的弟子當年生活可得知。

佛世時，印度崇尚苦行生活，佛陀呵斥這些無意義的行為，主張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但這“不苦不樂”卻不是我們城市人能捱得了：每天起床，即忙於禪坐進修。隨即拿著鉢到村落乞食去，不能專選擇富戶或容易乞討的施主，只能平等挨家逐戶去乞，讓每一戶人皆有機會種福，而乞求的食物，不管好壞，美味或殘餘，多或少，必須欣然接受，從吃中去除貪著。如果運氣不好，乞取不到食物，當天只能捱餓。因為日中一食，過午不食，因此，需要固定時間內走到村莊去低聲下氣乞食，飯食訖，要清潔整理，有條不紊亦不會侵損別人，使人煩惱。跟著就是禪坐，聽法，學習，清潔，處理私務等，到晚上，深夜時分，只能有四小時睡眠。第二天，同樣以乞食度眾，禪坐實踐，聽法學習，修行為主，可說除了必要的生活活動外，各人皆專精於自己的修行法門，如此全心全意，摒諸世俗的修行生活，當然能夠取得成就。住方面，除了偶然有人招呼至較好的環境中，大部分時間均住在簡樸的屋內，或是樹下住、塚間住，山洞中，寂靜處。衣服則穿糞掃衣，即別人棄掉的衣服，或多番補修的布料。不能執持金錢，只可赤足到處遊行，流浪。佛陀不鼓勵弟子長期居住在同一地點，以免樂著耽絆。除三衣一鉢外，不可擁有任何財產，或過多或剩餘的東西，可以無牽無掛，不分心，簡潔專精。但如此簡樸的生活，能有幾人做得到？況且他們很多曾過慣皇室生活，不由不叫人敬佩，讚嘆。從羅漢的繪像中，可看到都是清瘦，枯槁，刻苦，受盡生活洗禮的形象。

中國的出家眾，大多住在固定的寺院中，悠閒修持，帶有儒雅的氣質，喜與文人墨客談文說藝，清談論道，談玄說妙。仍秉持著印度佛教的風格，節儉簡樸，精勤刻苦，如隱士般隱逸修行，與世俗保持一定距離。唐代禪宗寺院提倡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農耕生活，自力更新，避免佛教“不事生產，虛耗社會”的譏嫌。隨後發展到將寺產寺田放租出去，維持寺院生計，繼有將資金放貸，收取利息度日。當然，偶有朝庭的護持，不愁衣食，但畢竟佔少數。近代數百年，更發展到以經懺佛事維生，為了收取酬金，將本身的專業，遷就施主的要求，扭曲了佛法原有的規格，不但不能帶給施主應有的幫助，更使佛教沉淪，可悲可愴。原來對佛教最強最久的支持，一如印度般，卻是廣大信眾的支持，而信眾支持的後面是有修行人，有弘法人才將佛法帶到社會去，以佛教的智慧利益人群，使他們消除苦惱。自然得到信施的支持，大量布施金錢，並將佛法推廣出去，輾轉循環，孕育更多修道者及弘法人才。這才是佛教最主要最穩固的路向：先有修道者、弘法人才，將佛法推廣，使眾生去苦脫困，自會得到回報及輾轉弘揚，踏上解脫之路。

西藏的修道者亦如中國般，長期住在寺院裡，或躲在寺院內的閉關房中，專心修行，較少遊方。生活亦是簡樸節儉，克苦耐勞。由於各寺院有較健全的教育體制，故各人在學問及修持上皆有一定的基礎，且成就者不少，要尋求善知識或依止師並不困難。一般民眾虔誠率直，將大量金錢布施寺院，使寺院相對富有，不愁衣食，能專心辦道。西藏全民皆信仰佛教，修持專精簡樸，有終身念誦六字大明咒，或修大禮拜，或朝聖，心無旁騖，要求不多，近乎迷信，優點是專精一心，缺點是智慧不足。但西藏的修行與生活，與常軌不同。生活不會奢求舒適，亦不耽著五慾；修持卻與基本佛教大相逕庭，如修大樂、財神法、寶瓶法、護摩等。佛教的流布，因時因地產生不同的別異風俗，是好是壞，難以判斷，只有從其核心思想是否符合佛法，及能否產生大成就者的結果來衡量，生活的方式能否助道，配合修行。如果能正常有序當更好。

綜觀各佛教的修道者，皆能保持出離心、離俗心、清淨行。這些證明各修道者已有或多或少的“看破”，良好的基礎。只要朝著目標邁進，定能產生大成就者。而在修行與生活上，亦能做到潛移默化，自化化他。